

新馬文藝叢書

土地的話

鍾 祺 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目次

第一輯

祖國進行曲·····	三
土地的話·····	五
獨立橋·····	六
八年·····	一〇
我愛·····	一三
城市·····	一四
生活·····	一九

位	二一
馬六甲古教堂	二三
踏	二五
窗	二九
酒徒	三四
估俚	三六
霓虹燈	三七
羊	三九
火把的話	四一
輕蔑	四三
沉睡的山城	四五
山城的懷念	四七

老農和瘠土……………四九

梵果……………五二

看「紐約一王」……………五四

看印度舞……………四八

玩蛇者……………五六

羊和印度人……………五七

給黑皮膚兄弟……………五九

元旦寄馬來朋友……………六三

除夕……………六六

罪惡的火龍……………六七

風雨夜……………六九

廣場上……………七一

第二輯

站立在萬山之巔上·····	七五
雲之歌·····	七七
海上的黃昏·····	八〇
喜雨·····	八二
燕子·····	八三
舞台上的春天·····	八四
七重紗·····	八九
對月·····	九〇
逐客令·····	九二
晨興·····	九四

生命……………九六

題 S 的畫……………九七

除夕寄 S……………九八

小憩……………一〇〇

帘……………一〇一

後記……………一〇三

第一輯



祖國進行曲

衝破漫長的黑夜，

祖國的列車在前進！

迎着燦爛的朝陽，

祖國的列車在前進！

前進，雄赳赳的列車，

是祖國新的生命！

它沐着一身芬芳的晨露，

穿過密茂的膠林……

穿過密茂的膠林，

在遼闊的原野上馳騁……

在遼闊的原野上馳騁，

還有我們跳躍着的心；

跳躍的心推動年青的祖國，

向幸福的明天前進……

向幸福的明天前進，

是祖國新的生命，新的生命！

土地的話

假如把鳥兒的一邊翅膀砍下來，

你能夠想像

牠將怎樣地飛翔？

假如把兩道河水溝通了，

在一同流向大海的途中

它將怎樣地歡暢？

我們是兄弟——

爲什麼無端分離！

獨立橋

你知道我懷着一顆多麼激動的心，
到來瞻仰你底英姿嗎，獨立橋？

獨立橋，我知道你是歡迎我來的，

因為我也是許多熱望你強大起來之中的一個。

獨立橋，看到你我是多麼興奮呀，

那情緒勝過我第一次收到生日的禮物。

獨立橋

你知道我懷着一顆多麼激動的心，
到來瞻仰你底英姿嗎，獨立橋？

獨立橋，我知道你是歡迎我來的，
因為我也是許多熱望你強大起來之中的一個。

獨立橋，看到你我是多麼興奮呀，
那情緒勝過我第一次收到生日的禮物。

獨立橋，你今天可起得真早呀，

當我到來時你已在陽光中洗淨了臉。

（這是當然的，

人們結婚的那天不也起得很早嗎？）

獨立橋，你今天可快活呀，

看你穿着簇新的白衣裳對着藍天歡笑。

獨立橋，祝你永遠快樂呀，

你看那高聳入雲的石碑多夠莊嚴！

獨立橋，你要勇敢地奮鬥呀，
只有你才能使我們走向自由。

獨立橋，那時候我們將含着感激的淚水，
擁抱你，把你看成我們底情人一樣。

獨立橋，那時候你底光榮不只屬於我們的。
世界也將從我們身上把它分享。

你全聽到嗎，獨立橋——

你聽到一顆爲你而活着的心底吶喊嗎？

八 年

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

我吃了你八年的奶，

我在你溫暖的懷中舒服地睡過八年。

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

雖然我常被惡夢驚醒，

但當我看見了你慈祥的微笑，

我又安心地走進睡鄉。

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

世界上除了你而外，

我難得愛任何一個人；

因為他們都戴着假面具，

我討厭他們，

我不需要他們的溫柔！

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

只有你是我底最親愛的，

你會榨出最後的一滴乳汁，

沾潤我枯乾的咀唇！

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

我要把你母性的偉大，

驕傲地告訴忘記母親的每個人！



我 愛

我愛這乾燥的土地，
她有着哺育我的同胞的錫鑛，
和營養豐富的膠乳。

我愛她，因為她有着祖國的芬芳，
有着連做夢都感到的溫柔，

呼吸着她，我覺得我是無比強壯！

城市

一

城市在一場噩夢中醒來——

醒來，把人們趕出

那搖搖欲墜的樓房……

然後，把他們

趕進商店，趕進工廠，

趕到汽車司機的座位上，

趕到一切勞動的崗位上……



頓時馬路上的車輛擁擠起來了，

汽笛和喧嚷蒸騰起來了，

一天的生活之幕啓開了，

醜惡和殘忍爭着上演了，

是騙子和賭徒們施展絕技的時候了，

是貪婪者張開血口的時候了，

會哭的痛快地哭了，

而那些欲哭無淚的

血絲隨着哀泣從深陷的眼穴中

滲出來了！

城市是千金一擲的豪客，

他穿起大禮服，

進出於歌榭舞場。

耳邊是不輟的笙歌，

眼前是繚亂的艷影；

還有那通宵達旦的呼三叱六，

還有那醉倒過千百回的酒杯……

城市以迷糊的醉眼，

睥睨着那露宿街頭的流浪漢，

和那給太多的怨恨與苦難

壓得快將倒塌的樓房，

不禁——皺起眉頭。

突然復像莽獸似的狂吼：

「把這些都消滅吧，

他們污辱了

城市的豪華與莊嚴！」

三

有時候城市也會發抖，

那是當暴風雨

從城市的上空掃過之後。

高傲的摩天樓哆嗦着，

霓虹燈也失去昔日的輝煌！

城市於是不斷地祈求，

祈求主賜予最大的恩寵，

好恢復它原來的驕橫，奢侈與放縱。

城市的面目雖然暫時恢復了，

但他從此總懷着恐懼與不安！

五八年六月。

生 活

生活是永無休止的災劫

生活是血腥冲天的戰場

死去的成爲終古寂寞的白骨

生還的負着一身痛苦和創傷

詛咒和畏縮却歸於徒然

你不能學青蛙一味地叫喊

更不能把觸角向外間探一下——

像謹慎的蝸牛，又深深地往蝸殼里藏

生活對誰都一樣殘酷

它有權叫你去蹈火赴湯

但你對它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愛

就像愛那空氣和陽光



拉

弓似的古銅色的背，
汗流如決了堤岸的江河。

在大街上你躲躲閃閃地
把滿載柴薪的車子拉着，
心中，苦嚥着無數鄙夷眼光的投射。

多少個日子，多少個喘息，
拉着沉重而不可知的命運，
在時間的道途中你蹣跚地走着。

抬頭看天邊飛來一陣烏雲，
你加快疲乏的腳步。



馬六甲古教堂

流觀着這一片頽垣敗瓦，
摩挲着每一方斷碣殘碑，
何其淒冷的十六世紀的聖地，
何其闐然的聖芳濟的幽靈！

那曾是蠟炬通明的莊嚴寶殿，
如今是蝙蝠潛伏的窠穴；
那曾是純潔的大理石階級，
也爬滿着萋草與蘚苔。

開拓海外王國的幻夢，

已像繪着骷髏的黃帆爲風暴擊碎；

海盜與征服者的聲名，

同樣是歷史的累贅。

當夕陽拖着被地的金色長袍遠去，

夜神給僵冷的石像投下黑影，

這時候古教堂的殘骸，

只有夜蟲偷偷地爲他致哀。

據「馬六甲史」載：「聖保羅教堂，建於山頂，適位城之中央，係馬六甲最富之教堂也。一五四五年，葡僧聖芳濟（St. Francis Xavier）至馬六甲，即寓此堂。一五五二年歿於廣東上川島，翌年移葬於聖保羅教堂中，至一五五三年八月再移葬於歐亞。今此堂遺址仍在山巔，而聖芳濟之空墓在也。」

踏

踏着，踏着，

不管烈日的曝曬，

不管大雨的淋漓；

同時間挑戰，

同死亡挑戰！

踏着，踏着，

把希望踏着，

把生命踏着；



生怕回頭望一望過去，

更怕抬頭看一看前程。

踏着，踏着，

你說勞動最神聖，

爲什麼道旁有倒死的陳屍？

你說勞動最偉大，

爲什麼踏車的總填不飽肚子？

踏着，踏着，

車輪在翻滾，

記憶在翻滾；

脚下是一條騰着火焰的路，
眼前幌着幾個乾癟的身影！

踏着，踏着，

耳鼓充漲着喝叱，

胸膛敵不住刺痛；

街上的車輛跑得更快了，

老樹幹的腿更覺沉重了！

踏着，踏着，

噓着氣，踏着，

閉着眼，踏着；



踏向已經前來的黑夜，

踏向黑夜後面的白天。

踏着——踏着……



窗（二首）

一

灰黯的穹窿底下，
起伏着屋瓦的慘紅……

（我的小小的窗呀，

你的存在，令那最出色的畫家
也應該感到畫筆的多餘了！）

那縱橫的街——

是溪溪堵塞的死水；

鎮日裏蒸騰着惡臭，

以及嘆息、喧囂、以及詛咒……

雲塊把空間壓得那麼緊，

連喘息也變成千斤的重擔！

哎，爲什麼不來一陣驟雨呢？

我等待的是明淨的藍空。

五八，四，三。

裝一窗的暑熱

裝一窗藍天

在這暑熱的包圍中

在這藍天的庇護下

有綠色的回教堂的圓頂

有紅色的浮屠

有傲視一切的時代酒館

有被擠裂的陰慘慘的短牆



有風靡了半個世界的流行曲

有生的嘆息和詛咒

有連綿癱瘓的屋瓦

有蒸着惡臭的天井

有一切商業都市的喧鬧

有二十世紀歷史的陰影

這一切有時好像從窗中死去

那是當我和一切都感到疲憊之後

等到我滿蓄着精力隨同太陽醒來

又裝滿一窗的暑熱，一窗的藍天

五八，五，十一。



酒徒

醒着是痛苦的，

而醉却是接受痛苦的準備。

——小引

怨憤命運的戲謔，

又擺脫不了生活那惡魔的糾纏。

白天呼吸着日子河的細菌，

夜裏也難夢一房清幽。

像一隻窮途的莽獸，

總逃不過現實的陷阱。

於是你吮着自己的血，

讓它在你心里燃燒！



估
俚

抹去臉上

昨夜殘留的疲憊，

以親熱的咒罵

代替早安。

一聲呼喊——

又以勞動的歡樂

迎接生活，

迎接陽光。



霓虹燈

在汎濫着汽車的喇叭聲的大街上，
霓虹燈如賣淫婦在擠着蠱惑的眼睛；
她向你誇耀這都市的夜色，
誇耀着這都市的酒氣和肉香。

只要你有着這一份興緻，
她便殷勤地招待你——
帶你到氤氳迷濛的酒吧，
那兒有着沉醉與瘋狂。

其他的一切你可以不管，

更不必知道什麼是人生，

——就是明天的大地會沉淪，

或者有千萬個太陽同時上升！

在汎濫着汽車的喇叭聲的大街上，

霓虹燈如賣淫婦在擠着蠱惑的眼睛。

她最怕的一切都死寂之後，

黎明踏着雄壯的步伐降臨。

羊

（今天，我從屠場的門口經過，兩個屠夫把一隻跪在地上的羊拉着走，因為沙石的磨擦，血在牠的膝蓋上涇涇地流着……）

你爲什麼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
把眼淚當溝里的水邇賤地迸流？
你的命運已被罪惡的手所扼住，
從這一刻起，你是待宰的死囚！

你爲什麼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
把眼淚當溝里的水還賤地迸流？
世間沒有你應該留下的恨和愛，
而今後也只有不能報復的血仇！

五八，七，廿四。

火把的話

我是一根平常的竹。

人們給我以生命之火，

我給人們以熱和光。

我有勇氣在黑暗中趕路；

對於探索着前進的人，

我將是最忠誠的旅伴。

等到太陽放出第一線亮光，

我就自動地引退，因為

我的責任已經光榮地完成。

我的性情有時也很剛烈；

我發誓：在最黑暗處，

我將勇猛地燃熱！

五七，十二，廿八。

輕 蔑

滾滾的灰塵封住了馬路，

城市也給汽車的濃煙薰得暈眩。

惶恐地匍匐在時間道上的兄弟，

你們如同我的詩句一樣的黯然。

同樣喝着自身流出來的汗呵，

同樣呼吸這久經發霉的空氣；

只是你們有着太多的悲慘和貧窮，

而我却有太多憤怒的堆積！

這難道是不可闢易的律令，
像牛註定帶上那沉重的軛？
我們要走出這畫地的牢獄，
同着一聲狂笑，一個輕蔑。

沉睡的山城

這兒的一切都是平和而沉寂，

連河床也靜躺着在晒太陽！

人們深掉在生活乾涸的潭底，

望着環連的屏幃輕曳着一聲嘆息！

黎明了，經晨鷄的千呼萬喚，

朝曦才把貧血的臉龐自山後抬起；

而當陣雨遠去之後，

留下的雲翳凝住了羣山的呼吸。

山城渴盼着一個奇跡出現，

不然它將再沉睡一千年！

一九五五年六月——林明

山城的懷念

我曾以一份仰慕的敬意，
從老遠老遠的地方，
星夜趕來訪問你呵，
年青的山城！

那時候，你蒼白的臉容，
給我的心染上了一層抑鬱，
於是，我懷着一股激情，
為你唱一支沉痛的歌。

今天，你終於醒過來啦，

年青的山城呵！

你以粗壯的喉嚨，

喊出一句震撼羣山的話！

讓我這個遠方的故人，

向你致敬，歡呼吧！

你强有力的脈動，

一聲聲地教育了我！



一九五七年七月——星洲

老農和瘠土

明知道這是一片貧瘠的土地，
但是他仍殷勤地鋤着。

隨着一顆沁進地裏的汗珠，
他又給自己埋下一個希望。

白天太陽放了一把火——

老農喘着氣，土地冒着煙，

夜了，他的脚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顆心却飛進綠色的春天。

梵 果

你從天上帶來一支火把——

這把火，燒燃冰冷的世界，

也燒燃無光的太陽。

哦，你的畫筆就是那不熄的火把，

然而，在向日葵放出的滿天紅光中，

你終於捨棄大自然的各種形象。

天才的賦予注定生命的不幸；

像一條燦爛的火龍，

你吞着自己吐出來的火燄！

過慣黑夜的人是怕見黎明的，

如同深山裏的野獸，

看見篝火就拚命逃奔……

但，你却從天上帶來一支火把，

這火把，燒燃冰冷的世界，

也燒燃無光的太陽。

梵果 VAN GOGH (一八五三——一八九〇) 後期印象派大畫家，

原籍荷蘭，一八八六年往巴黎，便一直在法國住下來。性剛烈，不為

當時人所瞭解。終於發狂自殺。他最重要的作品為「向日葵」。

看「紐約一王」

在亞細亞是旭日初升的清晨，
在美利堅已是黑夜了。

亞細亞在嘗着希望的果實，
美利堅沉醉在繁華的夢里。

（自由，是一個天才的戲謔者，

對於誣說他的人，他就變成了諷刺！）

黃金有時候會成爲糞土，
思想却永遠年青，美麗。

咫尺的空間雖同天涯的距離，

但時間的潮水總要把障礙蕩滌。

（信仰，這該死的囚徒，

你爲什麼要煽動人們作踐自己！）

看印度舞

那一對奇幻的瞳子，

泄露了宇宙的全部秘密；

那一雙胳膊，那十隻手指，

創造了美學的最高境界。

那是想像的再現，

那是人生的暴露，

解釋、以及象徵。

如精靈在林間飛舞……



古老的民族喲，

你自由的詩之國土！

你崇高的文化的感召，

使世界出現了多少奇跡。

如今，我才知道甚麼是不朽，

才知道什麼是美，是生活的詩；

那是自由與和平的總和，

是偉大，是感染精神的精神！

玩蛇者

學得一身殘酷的技藝，

你把無情的毒蛇玩着。

爲了顯示你的勇敢呢，

還是生活迫你這樣做？

蘆笛吹出悠揚的旋律，

旋律抖着命運的淒涼；

牠徐徐地上升上升了，

你的眼瞳充漲着緊張。

羊和印度人

牠們是你喘息和歡歌的聽衆，

也是你在炎日雨夜中廝守的親人。

你以草兒養活牠們同時養活了自己，

爲了牠們多被擠出一滴乳，

而你多走一段灼熱的路程！

驚看翻騰的雨雲，走着不安的脚步的

是你，和擁擠着便便大腹的羣羊。

從不感激任何人，也沒有什麼怨嘆，

抽一根烟，或嚼一口檳榔，

盡情地對着這顛預的生活狂笑！

五八，七，廿。

給黑皮膚兄弟

今天，我走過一段新闢的柏油路，

心坎裏生起陣陣莫名的激動：

我知道每一顆石子都拌着你們的血，

我知道歷史決不會記上你們的偉功。

怪只怪上帝不該懷有偏見，

他要你們像牛一樣的勞動。

你們爲何不也有着「好看」的外表，

控訴吧！向你們古遠的祖宗。

是什麼緣故，你們遠離了美好的家鄉，

隻身顛簸在浪濤滔天的印度洋？

是什麼緣故，你們拋棄了親愛的兒女，

在這荒涼的騎樓下愁對圓圓的月亮？

今晚的夜色格外淒涼，那盞盞的紅燈，

鬼影似的在漂白的牆上盪漾；

一隻野狗拖着疲乏的脚步走過了，

黑暗裏傳來聲聲悲慟的回响。

晚上的月兒太亮，

白天的驕陽也太紅；

而那張張陌生的臉孔，

好比虎狼一樣兇！

萬端的愁緒在你們的胸膛起伏，

千丈的怒潮在你們的心中洶湧；

然而疲勞終於戰勝了一切，

你們的心伴着黑夜悠悠地入夢。

當明晨你們隨同新加坡河醒來，

你們將驚覺空中交織的光彩；

新闢的柏油路上走過一支巨大的行列，

大夥兒高舉着默迪卡的彩牌。

那時你們也得以輕快的步伐走進去，

滙合幾種不同的語言歡呼喝采：

敲碎那傳統的寶座，

兄弟們快快把頭抬！

一九五六年，五月。

元旦寄馬來朋友

長年被夾在亞答屋中，

鎮日裏聞慣辣椒和椰子的滋味；

難得比鄰誰家的喜慶，

才探出頭來望一角藍天。

今天，你們穿着好看的衣裳，

從狹窄的亞答屋裏飛出來。

孩子們雀躍又歡笑，

如過着開齋日一樣地稱心。

這裏，春光在歡迎你們，

以她嫵媚的芳姿；

海洋在歡迎你們，

以她雄壯的歌聲。

連汽球也表示歡迎，

以他們多彩的裝飾；

連白帆也表示歡迎，

以他們愉快的航行。



我，一個落魄的華族詩人，

也在熱烈地歡迎你們，

我的歡迎以我們共同的願望：

願望祖國的新生。



除

夕

當搖擺樂像羣獸垂死的哀叫的時候，

當羊癲症流行得最瘋狂的時候，

遲鈍地，遲鈍而遲鈍地，

十二下鐘聲如癱瘓者的步履。

於是，有兩三響窒息於夜空裏的爆竹，

說是催促新的時序之降臨。

罪惡的火龍

大地的心臟痛得發抖，

天空愁慘地繃緊臉容；

罪惡的火龍更加猖狂地，

吞噬着顛預如殘廢者的村莊。

哭聲是劇烈的傳染病，

迅疾地從孩子傳給母親；

風像一個陰險的老巫婦，

嘲笑着那些慌惶的村民。

爆炸聲直把人的心挖出來，

混亂的情景叫廟裏的神也要震驚；

而放縱的火龍依然翻騰飛捲，

把烈焰吐向千丈的穹窿！



風雨夜

一陣雷般的敲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

亞答屋上有狂風挾着暴雨跑過的脚步聲。

他心愛的棕毛狗淒厲的狂吠，

點着油燈，我聽見脈膊卜卜地跳個不停。

老婆婆深陷的眼睛瞪得大大，

小娃兒嚎啕地哭着，叫一聲媽。

我的心給一個意念緊緊地抓住，
今晚啊——他，在何處安眠？



廣場上

平時人們散落在這兒納涼，
今晚人們却擠在這兒流汗。

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奇怪是十萬顆心的熱度
比六月的天氣還高漲！

人們的汗水沁進地裏，
也從草葉上吸着泥土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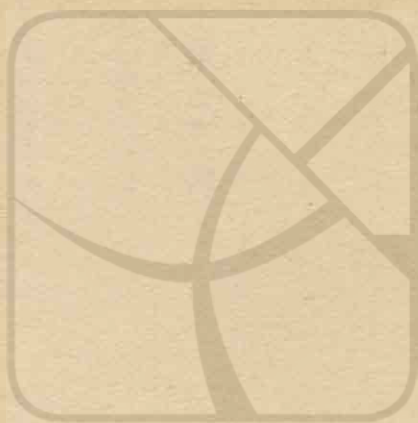
人們，來自學校，來自工廠，
來自窮鄉，來自僻壤。

人們從狹窄的斗室裏
擁到廣闊的草地上，
每一對眼睛都閃着幸福的輝光。

今晚啊，所有的心都在嘗着希望的糖蜜，
所有的耳朵都如聽情話似的
聽着宣佈祖國新生的雷响！

一九五九年六月。

第二輯



站立在萬山之巔上

站立在萬山之巔上，

我們用盡視力向四周眺望：

遠處是大海、城市、林野，

遠處是藍天、白雲、太陽。

我們的軀體離開萬物是那麼遠，

我們的感覺離開軀體是那麼遠。

站立在萬山之巔上，

自然界的一切也在向我們凝望：

大海、城市和林野把我們環繞着，

藍天、白雲和太陽對我們微笑着。

萬物坐鎮在宇宙的懷抱裏，

我們坐鎮在萬物的懷抱裏。

雲之歌

靈之來兮如雲

——屈原

當太陽放射出第一線亮光，
你便辭別昨夜的夢魅；
穿着一襲輕紗的晨衣，
從那岩石的床上升起。

少女一般貞潔的雲啊，
你悠悠地羽化而去……

你悠悠地羽化而去，

快樂而且安詳地飛；

飛越愛琴海，飛越峨嵋山，

再一次壯遊那遠古的洪荒之地。

俠客一般豪爽的雲喲，

你翩翩地周流八極！

你翩翩地周流八極，

你的耳鼓充漲着風，

你的衣裳沾濕着雨，

你身上纍纍的傷痕不是雷電所灼痛的嗎？

聖哲一般從容的雲喲，

不死喲，你光輝的精靈！



海上的黃昏

太陽把金液全傾瀉下來

像浪子把身上的所有作孤注一擲

海爲了要捉住戲弄她的風

不怕永遠撲空地跳躍

雲霞一心在招展她多彩的衣裳

不經意白帆一路輕蔑的神色

浪子的太陽終於喪氣地走了

月亮以白眼送着他遠去

海實在也累了

風變得那麼溫柔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給雲霞發覺白帆的輕蔑



喜 雨

很久不曾下雨了——

黃昏，在橋上玩耍的孩子們，

指着那紅得像火的晚霞嘻嘻地笑着。

一個老頭坐在小河邊：

「明天，雨要把你們趕進屋子裏去了。」

孩子們對老頭哈哈地笑着。

燕子

比凌空廻旋的芭蕾舞女還要輕盈

比翻山越谷的俠客還要矯健；

呵，燕子！迎着時間的風，

在四壁之內你從容地振翼翩翩。

你既有這麼好的本領，

爲何喜歡侷促於屋樑間？

看吧！那升起朝暉的海上，

有你的同類在爭着向前！

舞台上的春天

——記一間小學校的遊藝會

雨雲逃得無踪無影，

馬路上的陽光熱得燙人；

做小買賣的躲在騎樓下喘息，

趕路的人不敢看一看頭上的天！

你們——可愛的孩子，

在清幽的綠蔭裏跳舞和歌唱；

你們把快樂傳給別人，

再從別人的掌聲中獲取快樂。

是你們，使我對未來有了新的確信，

使我驚覺這虛偽的世間還存在着真，

使我勇於把晦澀的詩琴重新拾起，

爲你們——也爲自己彈一曲清音。

這恐怕誰也不能預料，

空間一旦會變成多餘的名詞；

在這兒——小小的舞台上，

你們的智慧遊遍了四表八方……

你們的心馳騁在加非利加的原野。

那兒有高山，長河和森林，

那兒更有芬芳的空氣，

空氣間飄散着原始的歡欣。

你聽那雷鳴的戰鼓，

你看那濶壯的舞步；

就在這空曠的天地裏，

飛躍着獷悍的生機。

也許你會懾服於生活君臨的威力，

也許你會震驚於生活的冷酷與橫蠻；

它以巨大的兩臂擁抱着萬有，

擁抱着每一瞬刻的時間。

孩子，你們也遊戲於祖國的土地上——

在傾瀉着銀光的夜晚，婆娑着椰影的廣場，

歌一曲纏綿的娜娜訴月，

舞一回熱情奔放的弄迎。

你們蹈舞，你們高歌，

你們是傳播和平的天使；

而且帶來了再生的消息，

——爲這垂死的城市！

五八，四，十六。



七重紗

在山腰那邊，

在膠野那邊，

在清晨的光海裏，

雨，疏疏地織着。

織着——虹彩的霧，

如同莎樂美披上的七重紗。

那麼盈盈，那麼飄飄地展着衣袂地

迎接莊麗的朝暾之降臨……

對 月

是誰的創造？是誰的神工？

把一湖秋水懸掛

在這遼濶的夜空。

今夜，嫦娥應是分外淒冷吧？

隔着萬重風露，

遙望人間的燈火通紅。

通紅：是油光的臉，

是潑空濺地的酒鐘，

是胭脂堆裏貪婪的眼瞳，

既然是創造，既然是神工，

就該將怒潮倒掛，

注一地毀滅的山洪！

一九五八、中秋夜。

逐客令

時間，在我的枕邊急忙地跑，
趕走了青春，逼來了衰老！

我不用這滴答來調和寂寞，
它會像一條蠶，饑食着驕傲。

那時，這夜的空虛將如我的心，
問黃昏古廟的蝙蝠求饒。

我要向憂思下逐客令，
明天笑對太陽道聲早！

九八、十、病中。



向窗的一方望出去：

長庚在夜的世界隱隱放光，
但這距離是何等遙遠。

我傾聽着的晨雞終於鳴唱了；

可是——通向黎明，
還有最黑暗的一刻！

五八、除夕。

晨 興

是爲了展示你凌空迴旋的美姿，
才那麼起勁地把我從床上催醒麼？

呵，燕子，你飛吧，你歌吧，

天地間你是最自由的啦！

你看，在你殷勤的敦促中，

城市醒了，機器的馬達一起開始運動，

大海醒了，強壯的水手都隨着船隻出發。

而且樹木是青蔥的，馬路是潔淨的，

行人的腳步是匆忙而輕快的。

今天，沐浴在陽光裏的一切格外地明朗，
我乃在清澈的河水中，第一次發現笑容。

五八，十一，病後試筆

生 命

生命是一押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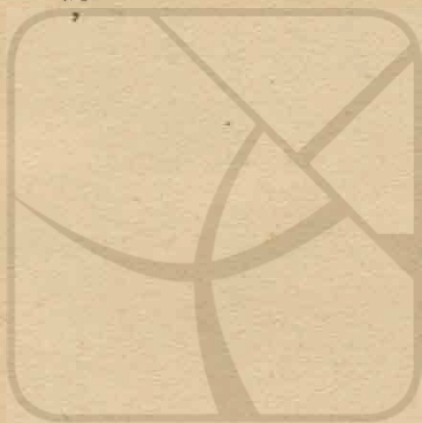
它常常向着

貪婪的死亡誇耀。

生命是一顆彈藥，

它常在最莊嚴的瞬間，

照亮了自己！



題S的畫

藍色的，是飛捲着雲彩的天空，
藍色的，是翻騰着浪濤的海洋，
在那更藍的水平線上，
一片白帆追趕着翩翩的海鷗來了。

年青的，是活潑而和諧的世界，
年青的，是跳躍着歡樂的心靈；
還有你更年青的海鷗呀，

快向明天傳過人類勝利的消息！

除夕寄S

氣壓逼得這麼緊，

使人有如負上過量的重馱；

我的心却被撕成了碎片，

然後火星一樣地跳着。

這曾經是美麗的除夕，

我慚愧不能給你道一聲祝福；

因為不幸選擇了做個歌人，

痛苦把我的咽喉死命地扼住。

小憩

看雲塊迅疾地飛遁，
天外追上來滾滾的悶雷，
如果沒有妳清新的呼吸，
空氣將會因此發了黴。

樹梢頭翻騰着一片綠浪，
美人焦惶惑地互相倚偎，

最美妙的是小鳥那婉轉的歌噪，
把人的心都唱得酥脆。

帘

帘，隔住城市的熱鬧，
護着一房清幽。

不是我厭惡熱鬧，
不是我喜歡清幽。

我愛它翩躍的姿態，

愛它時時送來的風如醇酒。



我愛，因為它曾親着你的手，
曾從你的指尖吸取你的溫柔。



後記

一

不久之前，曾有人主張詩應該有一種固定的形式，並且認為，惟有創造了一種固定的形式，才能見出大詩人的本領。這種形式主義者的論調，本來不值得在這裏提出。凡是對詩有一點認識的人，都明白那是極端荒謬的囈語，因為歷史的證明是太多了。何況，那位主張詩應該有固定形式的作者，自己在創作實踐上所掌握的形式也不過是已流行了幾十年的陳套而已。

我所以提起這些，因為我過去也曾犯過這種錯誤。不論抓住了一個怎樣的主題，都向着一個形式裏塞，於是常常患上不是臃腫便是貧弱的毛病。這說是注重形式，其實是

太不注重形式，太缺乏形式的創造力。試想，李白如果把「蜀道難」、「將進酒」這些名篇以律詩的形式寫出，那將是一種怎樣可怪的事情。所以，內容決定形式，永遠是不變的真理。

一一

寫了這些年來的詩，我有一個慘澹的經驗，就是在有了一個主題之後，要以什麼形式去表現才恰當，在嘗試的過程中，往往要撕去好幾頁稿紙，直至能把情意完全表達為止；雖然，經過刻意構思出來的詩，還是沒有什麼格律的，但我們却不能否認那也是一種形式。如從前的詞，作者新製出一種調子時，也無所謂固定形式的，只是它有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明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等到後人仿製多了，就變成了一種固定的形式。這裏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周彥兄曾以「太陽」為題寫過一首詩，我覺得它的音節很鏗鏘，便按照它的形式填出一首來，那就是「彩虹」（收在我的第一本詩集「自

然的頌歌」中）。沒想到它的運氣意外地好，竟博得朋友們的幾聲讚美，但我總不很喜歡它，爲了遷就形式的關係，有些地方就顯得不自然。這也可見依照固定形式寫詩是怎樣不可能了。我們並不可能要求每個詩人每一次所企圖反映的事物都合乎那個形式的標準，如果這樣，我們將無異自動地走進另一個如舊詩的格律的桎梏裏去。

有了這一點自覺，所以我所寫的詩的形式並不局限於一種，並不像從前那樣，有一定的形式之後，才去找尋詩料；而是有了詩料之後，才考慮應以何種形式去表現它。陸機「文賦」說：「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就是一個內容與形式的矛盾的基本問題。爲什麼會「文不逮意」呢？這是由於作者表現力的薄弱，也就是所掌握的形式的不確，不能具體地反映客觀的一切事物。假如我們能夠使內容與形式獲得統一，就不致有「意不稱物」之患了。然而這一種形式並不是現成的，並不是大家都有的，它只是屬於你自己，它要等你去體會，去發現；它存在你創作經驗的累積中，存在你創作才能特具的秘密裏。

也因為這種原因，我發覺我近年來所寫的詩是比前粗糙了。這是必然的。因為我不想以詞句的雕琢去粉飾這發霉的生活，我不想給自己粗糙的感情穿上一件「美麗」的外衣。所以我並不因而氣喪，相反地，我將更喜歡它；它，使我認請我自己。

三

收在這集子裏的四十多首詩，是從近兩三年來在報刊上發表的全部中挑選出來的。除了一些自己認為不滿意的，一些不便收進去的，結果只有這些了。

必須說明的是，第一輯中有一小部份是即事詩，都是在某種事物的感召下要求有所反映。相信聰明的讀者一定體會得出，用不着我的囁嚅了。

最后，我要謝謝陳凡兄爲我這本詩集寫了一篇長序，但因為某種原因，未能印在本書的卷首，謹在這裡致以萬分的歉意。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餐風飲露.....	長篇小說.....	漢素音著
坎咪之死.....	小說集.....	絮絮著
報窮.....	戲劇集.....	李星可著
還鄉願.....	中篇小說.....	章暈著
姊妹倆.....	小說集.....	李汝琳著
青春.....	詩集.....	周祭著
邊鼓.....	小說集.....	苗秀著
出路.....	小說集.....	雲里風著
趁年輕的時候.....	散文集.....	杏影著
芭洋上.....	小說集.....	趙戎著
腐蝕.....	小說集.....	貂問涓著
樹膠花開.....	詩集.....	杜紅著

第二集

海戀.....	中篇小說.....	趙戎著
思想請假的人.....	小說集.....	方北方著
銅鑼聲中.....	散文集.....	苗芒著
大港.....	中篇小說.....	李過著
末流.....	小說集.....	于沫我著
野火.....	散文集.....	林潮著
金馬梭膠園.....	小說集.....	貂問涓著
春暖.....	小說集.....	姜凌著
土地的話.....	詩集.....	鍾祺著
新加坡小景.....	小說集.....	謝克著
學藝記.....	小說集.....	陳全著
消夜集.....	雜文集.....	李汝琳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馬文藝叢書

李汝琳主編

土地的話

鍾 祺 著

青 年 書 局 印 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五九年十月初版

定價叻幣八角

本集作者的其他著作

芭洋上

(小說集)

趙戎著

青年書局

在馬六甲海峽

(長篇小說)

趙戎著

青年書局

小鬼春秋

(小說集)

貂問湄著

文匯出版社

腐蝕

(小說集)

貂問湄著

青年書局

線索

(小說集)

于沫我著

文化供應社

爲了下一代

(小說集)

謝克著

南大書局

困城

(小說集)

謝克著

南大書局

熱愛

(散文集)

苗芒著

維華文化社

堅守

(散文集)

苗芒著

維華文化社

自然的頌歌

(詩集)

鍾祺著

南大書局

話

鍾 祺 著

實售 ST\$0.80

